

日本投降與政治復員

高應篤

——從政閒話之十

投降經緯以德報怨

日本侵華，引起了八年的堅苦抗戰，前四年中國獨力作戰，後四年與同盟軍聯合作戰，八年苦戰，所經過的戰役——包括二十二次大會戰在內，計為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一次，中華民國被侵略區域，自東北四省開端，由河北到廣東、廣西，達二十二省，沒有受到轟炸等兵災的，祇有新疆省和西藏、外蒙等地區，人民生命的犧牲，非常慘重，房屋財產的損失，不計其數，這是中華民國勝敗存亡之關頭，亦是中華民族生死絕續的關鍵，關係至為重大，由於「自助人助」和「自助天助」，而能轉危為安，轉敗為勝，真是中國歷史上罕有之一件大事。

抗戰進入第五年中國與盟國聯合作戰，日本軍事，開始趨於頹勢，我國反攻，節節勝利，為期早日結束戰爭起見，中美英蘇四國，於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共同發表促使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宣言，該宣言列舉號召日本投降的條件是：剷除軍國主義，佔領日本領土，實行開羅宣言，解除日本武裝，懲處戰犯……，並警告日本政府——是保證「所有日本軍隊無條件投降」？還是使「日本毀滅」？必須二者擇一，此時日本政府態度，仍甚頑強，並請託蘇聯為之斡旋。三十四年

八月六日，美國的第一顆原子彈，在三十四萬人的廣島市擲下，頓時整個城市，化為廢墟，接着美國杜魯門總統再度對日本發出警告：如果不立即投降，便將會投擲第二顆原子彈，因日本遲未答覆，於是第二顆原子彈，便選擇在長崎擲下，兩顆原子彈轟炸的結果，廣島、長崎蒙受犧牲的非戰鬥員，在三十萬人以上，其威力之大，可以想知，這個時候，蘇俄投機取巧，得知日本已承認無條件投降乃進兵東北對日宣戰，日本在無能力抵抗之下，於八月十日對國際廣播，表明附有條件接受波茨坦宣言，其條件，就是仍維持「天皇制」，此一問題，在開羅會議時，蔣總統曾提出「日本國體由其民族自決」，並已達成協議，於是同盟國方面便以「最後的政府體制，依據日本國民自由表示的意志以決定之」的主張，予以答覆，使日本人精神象徵的天皇制得以保留。於是日本於八月十四日宣佈無條件投降，完全完全接受了波茨坦宣言。至此，自七七事變以來，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八年戰爭，完全結束。

日本宣佈投降後，即於三十四年九月二日，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米蘇里軍艦上舉行了日本向同盟國的投降典禮。中國戰區的受降典禮，亦於同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時，在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隆重舉行。

當日本投降之次日，蔣委員長公於日本天皇廣播接受波茨坦宣言的一小時之前，亦在重慶中央廣播電台發表了「抗戰勝利對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廣播演說」，在這個演說中，蔣委員長回顧八年之間中國人所遭受的痛苦與犧牲，希望這是世界最後的戰爭。強調人道——「不念舊惡」及「與人為善」。這一偉大召示，世人均稱為「以德報怨」的宣言，是中華民國對於日本戰敗國處理政策之基本信念與依據，當時蔣委員長認為在亞洲，中日兩國應「同舟共濟」，如果不攜手互助，則會是同趨滅亡，中華民國是期待著日本趕快從戰敗的環境中重行建設起來，作為一個獨立、自由的兄弟之國，担負起世界安全的一份任務。接着於十月廿五日在台北市公會堂（即現在的中山堂）舉行日本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受降典禮，簽署了將台灣版圖歸還中華民國的降書，至此，台灣纔正式回歸祖國版圖，計自一八九五年割讓日本以來，已經過半個世紀。三十年來由於全國上下努力開發建設，台灣竟成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基地。

放棄賠償義遣日俘

三十四年九月十日，中、美、英、法、蘇五國外長在倫敦舉行會議，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提出

要求，由中、美、英、蘇四國，共同佔領日本，反對由美軍單獨佔領，當時我國外長爲王世杰，他和美國國務卿商討之後，強硬反對，遂予以擱置。另一方面，美國對於中國則在戰爭結束之後，便洽請派兵前往日本，當派遣一萬五千人整裝待發之際，經重行決定，中止派遣，考其原因，乃是爲了遏阻蘇聯佔領日本的野心，當蘇聯軍隊進入東北時，正對其佔領下的北韓進行赤化工作，次一目標，必然是日本無疑，如中國派兵佔領，蘇聯必引爲藉口，萬一四國佔領日本，則日本將成爲分割統治，變爲一個分裂的國家，如同韓國、德國，永遠再難統一。

據蔣總統秘錄載：八年抗戰，計傷亡官兵三百三十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九人，非戰鬥員八百四十二萬人以上，其他流離失蹤者，尙未計算在內，至於公私財產的直接損失，僅就可以掌握的數字而言之，諸如被掠奪的銀行金銀，和被破壞的產業、交通設備等，以一九三七年七月的美元幣值換算，即達三百十三億三千零十三萬六千美元之鉅，而該年度的日本政府一般會計歲出乃爲七億七千萬美元，如以此金額充抵賠償，則需要經過將近半個世紀的歲月，纔能償清這筆鉅債」。當時蔣總統考慮，如果索取賠償，則無異是剝奪了戰後日本的生命，「當此赤色帝國主義，正以日本爲目標的時刻，爲了亞洲安定，不能避免有使日本益趨貧弱的舉措，俾日本能成爲一個有力的反共國家。這種高瞻遠矚，偉大的政治家的遠見，令人無限崇佩，中國和日本簽訂中日雙邊和約時，除僅沒收其在外資產（台、澎地區另行決定）外，自動表明放棄一切賠償的要求，因中華民國是戰爭中之最大受害者，竟然率先放棄賠償要求，影響各同盟國家放棄賠償要求，最關重要，對於日本戰後復興，尤發生極大之助益。



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劉峙（左）與河南省政府主席劉茂恩（右）合影。

至於遣送日俘問題：「在中國各地投降的日本軍民，約達二百十三萬人，我國對於他們並未採取強制勞役等報復措施，而且到戰爭結束後十個月的一九四六年六月爲止，除了其中極少數戰犯之外，全部被送還日本」，去與他們的家庭妻兒老小團聚，過着快樂安全而無恐怖的生活，較之蘇聯遣返日本軍民之遲延與強迫日俘勞役，更顯出我國「不念舊惡」、「與人爲善」，「以德報怨」政策之寬厚偉大了。

舊恥已雪新恥又增

日本投降，國恥已雪，全國軍民無不歡欣雀躍，慶賀我國一躍而爲四強之一，孰知由於日本投降，而新恥潛伏，使中國大陸於戰後三十年，載「今日，我國最大的敵國——日本已經在橫濱港口向我們聯合國無條件投降了，五十年來最大之國恥與余個人歷年所受之逼迫與污辱，至此自可前雪淨盡」，「但舊恥雖雪，而新恥重重，不知此恥何日可以復雪矣。」這裏所說新恥，是指蘇聯依據雅爾達密約壓迫我國簽訂中蘇友好條約，旋又毀棄了中蘇友好條約，阻撓國軍接受東北，破壞東北工業設備，並且轟炸新疆省烏蘇、精河等地的中國軍陣地，實行對華侵略，中共也意圖掠奪勝利的果實，而憑藉蘇聯力量策劃行動，從蘇聯手中接收日本武器，進行武裝叛亂，由此可知「蘇聯和中共乃是新國恥之根源」，這是雅爾達密約的後遺症，在該約簽訂之日，即是新恥潛伏之時，而其嚴重的後果，則是在後來產生了大陸赤化、韓戰、越戰繼起。現在中共竊踞大陸三

十年，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，急待援之以手，這種新恥，正待澗雪。

喜從天降深夜集會

我返回河南參加省政府組織，追隨劉茂恩主席，協助推動抗戰工作，處在最前線之尖端，前有日寇之明攻，後有共匪之偷襲，當時河南省府同仁，只知埋首工作，不知有絲毫的怕懼。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，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，消息傳到朱陽關，已是深夜一時，劉茂恩主席是夜接到中央電訊，立即召開省政府委員會緊急會議，宣佈日寇投降消息，全體委員無不歡欣鼓舞，全鎮人民大放爆竹，以示慶賀，劉主席報告勝利喜訊後，提出警告說：「各位對於日寇投降，固然值得高興，但不可過於興奮，因為我們國家真正的困難，還在後面！」於是省府連日開會，作政治復興之準備計劃。

日本既已投降，接收復興，便成了重要的工作，河南省政府開會研商後，立即組織四個宣慰團，分別由委員率領出發慰問同胞。我即奉主席分派率領第一宣慰團，一行七人，隨軍前進，經盧氏、靈寶、陝州、繩池、新安、洛陽、鄭師、鞏縣、汜水、滎陽等縣，而至鄭州，每到一縣，立即召集各機關、團體、學校代表開會，宣告省政府命令，在復興期間，應當注意推動的工作，同時慰問在抗戰期間各級官員的努力與辛勞，出發宣慰，日夜不停，倍極辛苦，然精神至感愉快，在鄭州停留數日，劉主席茂恩隨亦趕到，當時第五戰區司令部移駐漯河，司令長官劉峙電請省府指派委員一人，參加前進指揮所工作，俾資密

切配合，我隨即奉命率同原宣慰團人員改道至漯河，晉謁劉司令長官後，兼任前進指揮所政治組組長，在漯河工作半月，該所撤銷後，方始返汴復命，惟以各地尚未接收，火車交通，仍由日人管理，行車途中，火車出軌，幸未翻覆，有驚無險，回憶日本投降伊始，因事出倉卒，我方接收，毫無準備，以至手忙腳亂，事前缺乏充分的準備，以致接收步驟與接收事務，稍有紊亂，影響政府威信甚大，我等辦理政治復興工作，係隨軍前進，一切接收，尚未辦理，且日軍仍駐紮原防地待命，地方治安及地方交通，仍多賴日人暫為維持，我率領宣慰團沿途撫慰同胞，有幾個夜晚均無處住宿，只好借住日軍營房和碉堡之內，由日人保護，以策安全，而日本軍官均能盡其照料保護責任，可見日軍確是有訓練、有紀律的軍隊，不僅能服從天皇的命令，聽候中國政府的處理，而且仍然紀律嚴森，秩序井然，在國軍未接收以前，仍進行一切的工作，如維持治安，保護交通等，這是日本教育的成功處，雖然日本的侵華戰爭是失敗了，但其軍人的服從，國民的團結，部隊的紀律，仍令人有未可厚侮的感覺，國人應提高警覺，發奮自強，團結奮鬥，否則，將來日本恢復國力後，仍將是一個可怕的國家，仍是一個威脅中國安全的國家。

共匪爭先接收盤踞

政治復興工作，進行尚稱順利，惟有些地區，受了共匪的盤踞和騷擾，使地方行政體系，受到了最大的破壞，許多地區，共匪處心積慮，爭先接收，設立偽政權，領導襲擊地方團隊，攻城

略地，不服從中央命令，破壞統一團結，共匪利用抗日戰爭，發展組織，擴大力量，到了日本投降時，其擴大叛亂的陰謀，已昭然若揭，這是國家所潛伏着的最大隱憂。

回憶河南省政府改組，余追隨劉茂恩主席，受命於危難之際，局勢偏安，又適值中原會戰失利之後，一方面要協助國軍與日寇正面作戰，阻遏日寇西進關中之企圖，一方面還要防範共匪之襲擊，不時與其有或大規模的戰爭，處於兩面作戰的情勢，共匪奸詐狡猾不打日軍，伺機專門打擊國軍，消滅團隊，劉伯誠匪軍由一師變為一軍，由一個總隊擴充至二、三個縱隊。國軍在美國馬歇爾調停和談，軍隊國家化，整編口號之下，由一軍變為二師甚或由二師變為一師，逐漸縮小範圍，在此情勢發展之下，強弱之勢已分，勝負之機已伏，所以劉茂恩主席在省府委員會時，一方面宣佈日本投降消息，一方面又警告大家，不要過於樂觀，將來真正的困難，還在後面。這是一語道破，意義深長，劉主席在抗戰期間，一直指揮團隊兩面作戰，他真切的瞭解共匪的陰謀和作法，所以他才有最沉痛的警語。

各委員所率領之宣慰團，分途進行宣慰工作，俟集中到開封後，即召開省政府委員會，決定復興後的施政方針和施政計劃，並召開全省行政會議，決定施政方針和步驟，改進瘡痍滿目的社會，建設三民主義的新河南，勝利復興後，我曾得到行政院頒發兩個勳章，一是勝利勳章，一個是協助黃河堵口工作有功的景星勳章，這使我在精神上得到很大的安慰。